

对话严歌苓

诺奖梦很傻 我一点都不在乎



在当下的华人作家群中，严歌苓格外引人注目。

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已经公映；由她编剧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至今仍是让人回味的高收视率佳作；而她刚刚完成的最新作品《陆犯焉识》，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

长年旅居他乡的严歌苓，总是不停地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因此有着与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文学视野。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自然也就更具一层深意。

阅读严歌苓的小说，总会觉得这位作家应如她笔下的一些貌美如花的柔情女子，敏感纤弱。其实并非如此。

强势的态度，隐藏在温柔的语调里，直截了当，毫不拖沓。这是记者在和严歌苓对话时最为直接的感受。

说起刚刚出版的新作时，严歌苓提到了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著名作家萧马。她说，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父亲曾经告诉她很多素材，比如书中那个年代的女子所穿旗袍的料子质地，还有那时人们骑的自行车是什么牌子。严歌苓说，父亲特别想读她的这部小说，没能满足老人的愿望，是她此时最大的遗憾。

严歌苓，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最近几年的有《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



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思，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中尴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

新书简介



关键词 新书

那一代人面对无形的桎梏

笔者（以下简称笔）：《陆犯焉识》是以您爷爷为原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歌苓（以下简称严）：其实这是我多年来很想写的一部小说，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会用它来转型。我的祖父少年时期，就到美国求学，后来，他在学术上也获得很大的成功。最开始我觉得爷爷很神秘、很伟大。后来，我到美国留学，也去了他的大学，然后对他就开始情不自禁地了解、调查研究。

《陆犯焉识》这部小说90%是虚构，另外10%是我从小到大积累起来对爷爷的印象和理解，拼凑成了现在小说中的主人公。

去年夏天，我又一次去美国，我姑妈对我爷爷印象很深，她又跟我谈起了一些爷爷年轻时候的生活，于是，我在书中加了一万多字关于爷爷在美国的恋爱，道听途说吧。

笔：《陆犯焉识》的名字，让很多读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是指囚犯的意思吗？其实，这个人物是当时的精英，为什么偏偏强调这一面？

严：中国知识分子，出身于中国书香家庭的孩子们，特别是长子，都是没有什么自由的，这些知识分子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

很多时候，他认为生活中有一个无形的桎梏。比如，他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他的家庭把他变成了家里独撑门面的男人，也是禁锢了他的自由；后来他到青海变成真正的犯人；以及回到家庭后面对的那种桎梏的生活……

所以，这个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用“犯”这个字是能够体现他的状态。而且，他对自己妻子几度不忠诚，他有一种负罪心理，所以用“犯”是比较恰当的。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明了朴素的叫法，判刑的嫌疑人在刑法名称形成之前，过去的判决书是叫某某犯什么的，比如姓王的叫王犯某某，李犯某某，所以在当时是比较规范化法律的称呼。

笔：在小说中，陆焉识最后是失忆的，冯婉喻（陆焉识的妻子）是失忆，这样的写法有什么特殊含义？

严：我从爸爸身上得到一种启示，就是说人在某个方面残疾了以后，其实就多得到了一些自由，比方说我爸爸后来耳朵失聪，但是他可以戴助听器参与你们的谈话，或者不参与你们的谈话，如果他越来越多地不戴助听器，他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挺自由的。

关键词 诺奖
中国作家的诺奖梦很傻

笔：不久前您卷进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谣言风波，您如何看待一些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

严：我觉得很傻。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群人，和广大西方读者不是一回事。诺奖只是一个瑞典人的奖，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中国作家那么感兴趣呢？得诺奖的作品有几个永垂不朽的？我认为不能够把它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那样只能是自己累自己。我对它一点儿都不在乎。

笔：中国作家应该向西方借鉴什么？

严：最好能用西方语言文字了解西方的文化，不仅是他们的小说，还有杂文、通俗哲学等，使自己建立起更宏观的、环球的思考，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笔：除了语言上的问题，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存在哪些障碍？

严：我们所写的故事，都是一些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国外的很多读者

根本读不懂。比如我的小说要是写发生在旧金山的故事，人家就懂；但是写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人家理解起来就比较费劲。我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让人家读懂的方式，对此我也很苦闷。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的，但需要时间。

笔：最近，有一条和《金陵十三钗》相关的新闻，片方要求“涨价”引发和院线的纷争，您知道吗？

严：不知道。我也没法做评论。不知道什么样的票价是合适的。

我在电影杀青后的第十天，就在张艺谋那里看了初剪的片子。他让我提意见，我也提了一点。女一号的部分，我觉得比小说表现得更丰富了。

笔：您之前的作品都会拍成影视剧，哪一部是最满意的？

严：陈冲做的《天浴》我比较满意的，用童话的调子拍了非常苦难的故事。

关键词 生活
家庭是最后一个堡垒

笔：听说您每天都自己烧晚饭，还花很多时间陪女儿？

严：我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写作，写到下午我女儿回来，天天如此。

一般我女儿放学回家是我的一个下班铃。车子来了，校车送到门口，一声“妈咪”，就是我的下班铃打响了。她的事情也很多，有的时候要学芭蕾，我会给她掰腿。她要学中文，我要教她笔触。这些都是我的事情，我也很乐意去做的，很好玩。

笔：您写书还是喜欢关起门来写，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个比较喜欢独处的人？

严：对。我是非常喜欢独处的。我每天从早到晚给自己安排的事儿都做完。

因为我不仅要写作，我每天要安排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然后还要锻炼，还要遛狗，还要去买菜。我希望不要把

冰箱塞得很满，吃点新鲜的东西。然后还要组织食谱，今天应该吃什么，我想全家应该吃什么，孩子喜欢吃什么，老公应该吃什么，因为他考虑到血压血脂。每个人都要有可吃的，要好吃，而且要照顾每个人的健康。

笔：长年在国外生活，回到国内，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严：我现在感觉回中国来，真的很捍卫自己这点宁静。但是要做出努力，要为家庭隔一道无情的墙，人是可以随便侵入的。家庭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今天中国这个价值有多高，但是我觉得特别是社会发展那么快，转型也那么快，能够使你最后感觉到它永远是不变的，所有的那种亲情温情永远是在那儿等着你的，那就是你的家庭。

所以还是要有一点主动的做法来保护这样一个最后堡垒。